



爱情淡季

2002 年大学生最佳小说

甜蜜的耳光

清华大学 乐 颜

想起来就烦，怎么今天从早到晚碰到的都是打耳光的事件。

今早有两个人跟我说过打耳光的事情。阿紫和李娅。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想过耳光的问题。我以为它们只会在电影电视里出现。

也许你们会觉得我单纯，或者傻瓜，见识浅，随便你们怎么想。可在今天以前，我真的觉得生活中打别人耳光和被别人打耳光的事情极少发生。至少我没有遇到。唉，可是今天，我们从早到晚谈论的都是打耳光的事情，想起来就心烦。

1 阿紫说

今天早上我刚刚起床，阿紫就说起了耳光事件。阿紫是材料系的女生。她是在楼里的 BBS 上看到的。某男生郁闷地说被他女朋友一连扇了六个耳光。耳朵直嗡嗡响，两眼冒金星。那时候我正对着镜子梳头。听她说完就转过身来问为什么。

因为他女朋友考试考得不好，再加上心情也不好。这哥们儿又不体贴，所以女友为一件芝麻小事儿怒了，动了手。就在

十餐厅门口。很多人看到了，闹得他挺没面子，当时也没敢还手，只是捂着脸看女友，敢怒不敢言。郁闷至极，跑来网上诉苦。

我们学校是全天二十四小时通网，不付费，直接从我们的补助里扣除。所以我们养成了一开电脑就在网上挂着的习惯。但我不爱在学校的 BBS 上挂着。无聊。这原因倒不是我有多高尚。

你们知道，我们学校是以理工科见长的学校。男生多女生少。六比一的比例。要是你去十四十五餐厅的话，你会更有感觉。满眼望过去全是黑压压清一色的男生。时间长了，这里的人们把离男生楼最近的这两个餐厅改叫和尚餐厅。对了，还成立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地下协会，简称光协。听名字你也能猜到，其实就是光棍协会。大学四年没谈过恋爱的男生多了，当然，大学四年换了几茬男友的女生也就海了。于是就有了僧多粥少的说法，也就有了很多师范院校或者女子学院的女生老爱在我们 BBS 猫着逮帅哥的传闻。

BBS 是男生们的发泄地。如果你说你是一个漂亮美眉，你的帖会有无数人 re，你会备受瞩目。有关男女生交往的帖子太受欢迎。譬如某天一个男生说看到某美眉在大雪天连车带人摔在了主干道上。他这个心疼啊，赶快去扶。没想到至少有八个人已经捷足先登付诸行动。于是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漂亮美眉被一个其貌不扬的男生扶起，帮着拍身上的雪，心里特堵。

这个帖的回复居然创了历史新高，上了十大排名。两个小时不到有一百人回复，都替他惋惜，然后纷纷为自己设想一个浪漫的开始。唉，其实你也得理解，他们天天泡在实验室，给自己在网上找个乐子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

我说这么多无非是想告诉你们打耳光的背景。知道背景后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位挨耳光的男生非但没有得到同情，反倒惹来一身臊。大部分人都说他在卖乖。一个美人胚子打你一下能怎么样啊？手又小，劲儿又不大。打是亲骂是爱，甭身在福中不知福啦。

那哥们儿一下子老实了。忙不迭地回复说是是是。

阿紫嘻嘻哈哈说完了瞅着我。我说完了吗？她说完了。我说我该去学生超市买东西了，有点饿了。

喂，你怎么不评价一下啊。

有什么好评价的，不就是一女生打了一男生吗？

你不觉得过分吗？

没觉得。这叫周瑜打黄盖。之后两个人有可能会互相心疼，一个问手疼不疼，一个问脸疼不疼，感情会牢固，甜蜜蜜。

那倒是。明明，你打过别人耳光吗？

没有。

没劲。

你打过你家阿伟吗？

也没有。

你也没劲。

阿紫说你今天怎么啦？也不发表点感想。你不觉得那女生很不得了吗？敢伸手打人，多爽啊。哇，真想试试打别人耳光的感觉啊。我长这么大还没扇过别人耳光呢。

呵呵。我当时正笑着涂口红。听她这么一说涂不上去了。变态啊。打电话叫阿伟，对他说你想打他耳光，不然活不下去。帅哥一时心疼，就会把脸主动凑过来，让你没法下手。

不行。万一他休了我不就麻烦啦？再说了，那样打也不过瘾啊，得有情绪，得冷不丁。

知道就好。

总之打人耳光的感觉肯定不错。真想体验一下啊。嗯，得找个对手，然后还要有理由。

你体验过被别人打吗？

没有。

我就故意装做暧昧的模样朝她笑。

你这人越来越没劲了。那耳光是甜蜜的。懂不懂啊你。

阿紫美女，这事儿跟我们没关系，别瞎琢磨了。耳光这个问题。有男生愿挨，也有男生会还手。

阿紫气哼哼，不再理我。

2 第三种人

去超市买了些东西，我在林阴路上走。李娅打电话来。她在实验室，有点郁闷，想找人聊天。于是我就坐在草地前的椅子上跟她煲电话。

她说你今天看 BBS 了吗？我说看了。

感觉很爽是吧。她说。

谁爽，那女生不会是你吧。

李娅说别逗了，我怎么会那么弱智啊，还当着那么多人。不过我倒想打别人一耳光，最近特郁闷。

谁又招你了啊，这么说话。

李娅是工程力学的博士。最近在推一个公式，据说是挺难推。她老板极厉害，天天盯着她，就怕她偷懒。

李娅同学今年二十五了，还没有男友。最大的理想就是找个有车有房有孩子的男人做老公。省事儿啊，一进门就有人喊妈。要不就去国外工作，买一栋别墅，做一辈子独身女人。她常常得意地说起她的理想，然后大笑。笑完后就郁闷地一遍一遍地问我那个叫李娅的女生是不是第三种人。

第三种人不知你们听说过没有。在我们这里是路人皆知。他们说 T 大有三种人：男生，女生，女博士。所以李娅出去很少跟人说自己是博士，她常常冒充硕士。

李娅在电话里跟我诉了会儿苦。说她平安夜被导师叫到实验室做实验。一想起这个她就想跳楼。新年第一天导师要求她去做汇报。他没有时间概念可我有啊。我快要累死了。有良心的话，你记得要给我收尸啊。

其实李娅不是书呆子，挺好看，挺活跃，是游泳健将。喜欢唱歌，有自己的个人网页。只是错过一次恋爱，后来爱情就不找她了。

唉，高处不胜寒。

3 日本帅哥

梁赖友和是我的学生，日本人。我在我们这儿兼职教留学生文学课。当代文学。

梁赖长得真像个明星。日剧里的男主人公似的，头发很长，后面梳起来。一张脸总是很酷，他是我们这里中文系的留学生，大四了。对 T 大已经熟门熟路。他高大的身影背着旅行包从校园里潇洒走过时，总会引起不少人的注意。我第一天上课的时候就发现他了。具体说是发现他很帅。面无表情的一张

俊美的脸，二十三四岁的模样。穿件黑色的高领毛衣。用时髦的话来说是帅呆了。一次讨论会上，兼职的那帮人说起各自班里的学生，女老师们都提到了梁赖，说那小孩儿长得真精神，跟个明星似的。

后来才知道梁赖就是日本的歌星。在电视台露过脸。后来学了一年汉语，来到了中国。梁赖身上总有好闻的香水味道。懂礼貌，绅士。其实他们都挺懂礼貌。我上课或者下课时他们每个人都会站起来，鞠躬，说老师好，老师辛苦。说实话，大部分老师不愿意教他们。他们只相当于中国初一学生的水平，教起来挺没劲。和他们说起文学往往是大家都受罪，没有共鸣。但是他们有时候还是蛮可爱的。所以后来我渐渐爱上了当留学生老师这个行当。既不费力还可以挣钱，两全其美。

留学生们总爱迟到。然后在门口风尘仆仆地鞠一躬就进去，丁丁当当的。那天梁赖迟到，还有三个人。我有些生气，盯了他们一会儿。直到他们低着头说老师对不起。你们真令我失望。我说。这一招是一个师姐教的，挺管用。屋里安静下来，鸦雀无声。下课的时候，梁赖走到讲台上。老师。他说。我抬起头看他。他很高 我得仰着脸。他拿起我的手。嗯？我看他。

他把我的手放在他的额头。我发烧了。烫不烫？他的额头并不烫，我又摸了一下自己的额头，差不多的温度。我昨天晚上发烧了。他说。起得晚，所以迟到。请老师原谅。

他英俊的脸上堆满了讨好的微笑。我笑。我不能拒绝他善意的谎言。虽然是个小伎俩，但总归是无伤大雅。

他的额头很光滑。我回到宿舍跟阿紫说起，她跑过来赶快拉我的手，是这只手吗？

是啊。他硬拉我摸他的额头。

你好幸福啊，居然有帅哥主动让你摸。我得拉拉你这只手。

我笑着打她，你好三八。

梁赖的汉语说得不错，但作文写得极差。他几乎不会写字，像蜘蛛爬。据说他和一个中国女孩子正在谈恋爱。有一天他烫了头发，很蓬乱，遮着脸，一只耳朵上打了耳洞，戴着金色的耳环。那几天嘴里总哼着郑钧的《灰姑娘》，课时时煞有介事地唱给我听。声音极动听，很迷人。学期快结束时他上课常常迟到，但总是要找个理由，病了，打吊瓶了，拉肚子了，日本来朋友了，诸如此类。上课时他总是低着头，因为头发很长很乱，不细看你看不出他是在睡觉还是在听课。但多半时间他是在睡觉。我每次从他身边走过时，他的同桌，一个漂亮的跟个瓷人似的韩国女孩子就碰他，然后紧张地看我。但我没有兴趣理他。跟一个帅哥过不去，还是一老外，犯不着。

我现在絮絮叨叨说着他们，你肯定烦了吧？说实话我也烦了。这几天我为他考试的事儿心烦。真的很烦。我和他是朋友，他曾请我吃过一次日本料理。当然那天还有其他朋友。中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印尼，都是一帮亚洲人。

梁赖还和我散过步，在秋日的银杏树下，说起过他的中国女友。一个很聪明的女生，长得不怎么样，但很倔强很高傲，是个天才少年，十六岁考上 T 大的计算机系，就住在我们楼下。他说起女友来的时候充满了自豪。后来我对阿紫说那样一个女孩子怎么会喜欢梁赖呢？他除了长得顺眼之外，其实没什么内涵，且智商也不高，银样镗枪头啊。阿紫说人家那叫女才郎貌。妞泡帅哥不行啊？

梁赖意料之中地失恋了。女孩子吹了他。他在作文里说，

中国人都说日本男人玩中国女人，可是我们这是什么？他用了两个问号。我看着他的作文大笑。能想象到他那张脸的郁闷。也许这才是他旷课的真正原因。

有一次看到他在校园里边走边抽烟，身边搂着女孩子。但女孩子的模样一看就是外国人，日本或者韩国的妞。我想起有学生对我说住在梁赖隔壁感觉不好，他屋里深夜总有女人发出怪怪的声音。那个女生对我说起的时候边说边捂着嘴笑，我也笑。他们晚上闹到很晚，白天当然上不好课。女孩子说。

还有一次在鱼太郎看到他。鱼太郎是个韩国人开的歌厅，从包间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他喝得东倒西歪，一帮年轻人架着他。这种地方他是如鱼得水。

期末考试他很差。整张卷子只做了三道题。就是全给满分也到不了 60。他要补考，要重修，要延期毕业，花上笔钱。我理所当然地没有给他及格，我知道我做得没错，可心里却像做了贼，这几天我不敢接电话。我怕他来找我。

我拎着东西走到楼下时他就站在楼门前。我一眼就看到他高高的身影，穿着黑色的短风衣，戴着墨镜，他看到了我，想躲已经来不及了。

老师好！他远远地朝我鞠了一躬。嗯。我点点头。有件事情请老师帮忙。他说。我说梁赖你不要客气，有事情就说吧。我今年有三门不及格。事情很麻烦。梁赖的眼里充满了企盼。我说这个事情我恐怕不能帮你。

我知道老师为难。我会万分感激的。

没有办法。一点办法也没有。

拜托老师啦。他又鞠了一躬。然后又鞠了一躬。

别这样儿。梁赖，我们是朋友，能帮肯定帮。可是，试卷

要上交的，我没有办法改动。而且我把成绩已经交给系里了。

梁赖看着我。啊了一声，满脸的失望。

Sorry.

叶老师，我以为我们是朋友。可你很无情。

他这么一说反倒成了我出卖朋友。我抬起头看他，说 Sorry，实在不好意思。

中国女人都很无情。梁赖朝我像日本军人那样低了一下头。抱歉，打搅您了。

梁赖，做人是要讲原则的。

明白了。

走了几步。梁赖回过头，这里，他指着他的脸，挨过中国女人的耳光，真狠啊。记住了，一辈子忘不了。

梁赖的背很挺拔，蓬乱的头发被风吹起来，很酷，显得他很悲壮。

嗯，这是今天第三个人跟我说起耳光的事情了。

阿紫听我说完梁赖的事情大笑。

打倒小日本。爽啊。

别给人上纲上线，小情人吵架，没那么复杂。

那时候阿紫正在和一个网友说到兴头上。噼噼啪啪地打着字，小脸红扑扑。我对上上签说我也很想打人耳光，他说他要在面前肯定要我打。阿紫格格地笑。

我说我得去做头发。头发太长了，要剪一剪。

那就去金剪子吧。

做得好吗？

好说不上。帅哥还可以。

色鬼。

呵呵，帅哥都是摆设。她后来关了电脑。在椅子上摇啊摇。怎么样可以把 QQ 的谈话记录删掉？

按删除就是。

留不下痕迹吗？

应该是吧。我不清楚。

阿伟虽不是电脑专业，可也会做手脚。

是不是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

得了吧。阿紫笑，脸有些红。

4 理发店

理发店里人很多。田震在低低地唱。

有人热情地来招呼我。洗头，按摩。女孩子温柔地跟你说着家常。

男理发师谦和地摸你的头发，他的头和你的头并排着在宽宽的镜子里，轻声问，咱们剪个什么样儿的？

那一刻我想到了陈染的小说。名字记不起来了，是说一个女孩子和男理发师的恋情。男的很温柔很英俊，所以她想和他上床。终于他来了，和她做爱。她又觉得惶惑。陈染还写过拔牙，男医生为女病人拔牙，拔牙动作让女主人公联想到了某些隐秘。

现在我坐在镜子前的时候没想那么多，不然我也就成女作家了。我是个粗心的人。感觉常常简单，是直线。

那个栗色头发的男孩和我边聊边剪。他的声音好听，总是顺着你说话。头发开始掉下来，簌簌地落在地上。他的手偶尔从耳朵边不经意地划过，有些痒，并不凉，是陌生的温暖。这

时候我听到店里开始放梁咏琪的《短发》，深情款款。

走出理发店，一拐弯，正好看到当代商城广场前的鸽子突然扑棱棱飞走了，振翅高飞的模样让人神往，极漂亮。

街上有个女人在拼命奔跑。后面跟着几个男人。跑得快，匆忙。路边的人纷纷避让。远远地女人好像被他们抓到了，扭作一团，有人啪啪地打她耳光，女人的长发来回地晃着，随着一只暴力的手。我听到了女人绝望的号叫。一辆面包车开过来，她被几个人抱起，双脚离地地挣扎着，被塞了进去。

站在天桥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出了会儿神。天气很冷，天桥上有风。

5 男作家或者男诗人

老黑是个诗人，还是个散文家。学历史的，挺有学问。

那天我在我的韩国同学顺姬的房间里玩。他进来了，穿着深蓝色的半大风衣。是冬天，屋里暖和，他带着一股风尘仆仆的凉意。顺姬说这是叶明明。老黑就伸出手来说，幸会啊幸会。

他的面容硬朗，急促的声音有些沙哑，爱打手势，思维敏捷。有一天阿紫说跟你一起走路的那个帅哥是谁啊，穿风衣的那个，挺像回事儿。我想了半天才想起来她是在说老黑。我得说实话，我没有看出他长得有多帅。

我和老黑吃饭时才算认识。顺姬的男友不会中文，所以他们一起说韩语，为不打扰他们，我和老黑就瞎聊。吃的是韩国菜，听的是韩国话。这时候你旁边有一个人说着地道的汉语。叫你不听也得听。不想聊也得聊。所以我和老黑就聊上了。

天南海北，中外文学。老黑那天表现出了他的幽默，我现在想起来他也就那天幽默。后来他的话题开始变得急急歪歪，鸡零狗碎。

他说起过妓女历史的演变。他说古代的妓女很多是卖艺不卖身。又会写诗又会画画，还会唱歌弹琴跳舞美色。全才啊。全中国也没几个。那才叫才女呢。后来慢慢地体制变了，时代变了。女人的分工不同，专门化了。女画家女作家女诗人女歌星女影星，最后有一种专门靠跟男人上床挣钱的职业，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妓女。他吃了口菜，边嚼边得意地看我。以后我准备研究青楼史。这个创意怎么样？

老黑后来送给我两本书。他写的，一本诗集，一本散文集，里面有他的照片，还有他的心情感悟什么的。他的书上写着好友叶明明谨存。他请我看过两次电影，一次话剧，一次音乐会，还在雕刻时光坐过几次。对了，他还和我一起在五道口散过步。买过一斤热腾腾的糖炒栗子。那是个下雪天，他手里托着牛皮纸的信封，和我一起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我就从他手里拿着吃，边走边说边喀吧喀吧地剥栗子。

我去过他的房间，一室一厅。那天他给我看过一些他的日记。关于写我的。他在日记里说他今天遇到了叶明明。和她聊了很多。聊了什么他也都记了下来。另一段是关于我小说的。还有一段是说他喜欢我说过某句话。说实话我不记得我说过什么。我看他在日记里认真地写我说过话时感觉后背直冒凉气。我怀疑我自己说没说过这样的话。想了半天没想起是否说过。

老黑说你哪天成了名人我会给你来个叶明明语录，你别不在乎啊，会用得着呢。以后我们写信什么的都得好好留着，那

可是历史资料，很珍贵的，省得让后人搜集怪辛苦的。给这些书信起个名字叫爱明小札吧，跟徐志摩的爱美小札一样。

老黑真受不了你，别酸了。我成不了名人，您也别给我记语录，拜托啦。我后来笑，呵呵，你这不是折我哪？

那天回宿舍的路上我一个劲儿地提醒自己以后说话一定得注意，尤其是在老黑面前，哪天顺嘴溜出句不文学不淑女的话让他记在小本本里进入历史岂不惨啦。

他很清洁，屋子整洁有序，桌子上有他在西藏布达拉宫的照片。他的字工整，有力量，像个男人样。他每天坚持记日记，日记本一尘不染。他喜欢擦桌子，我们说话时他常常擦桌子，一边和我说话一边擦，一开始我以为桌子上真的有脏东西，后来我发现不是。是他“碎手”，下意识。看着他擦桌子我就设想老黑要是结婚了会是什么样子。家里肯定一尘不染。一个天天擦桌子的丈夫。有趣有趣。我想象着老黑天天趴在地上擦他家的木质地板的模样，一想就想笑。他未来的太太估计会幸福得一塌糊涂。

第一次去他的房间我们聊得很投机。聊了四个小时直到两个人都饿了才跑到外面去吃过桥米线。我说人生就是为了快乐时他郑重地纠正我要说幸福，而不是快乐。他说快乐是一个享乐主义的词，让人想到没脑子的女人，很庸俗，他不喜欢。他喜欢幸福二字，他说叶明明你不要用快乐二字，你要学会用幸福，幸福二字很高尚。这让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对我真是器重。后来我一直告诫自己要做个高尚的女人，要学会说自己的理想是过有意义的幸福时光，强迫自己不说理想是快乐而自由地生活。

唉，可我真的没记性，过了几天就忘到脑后了。

今天老黑在电话里说他的硕士论文有问题了，想和我讨论一下。叶明明你能帮帮我吗？

没问题啊。我会帮你出主意的。

那太好啦，今晚来我这儿吧。我好好招待你。

放下电话我对阿紫说今天我和一个帅哥作家见面。

6 李 娅

上午的时候，李娅肚子有些痛。跑了几次厕所。开始拉肚子。她吃了几粒氟派酸。这时候她还在生理周期。腹部更加疼痛。李娅上午脸色苍白地从实验室出来的时候，很想回宿舍躺一会儿。不然会虚脱的，她对自己说。

李娅是在餐厅吃饭时被人喊回去的。说是导师从欧洲回来了，要听她汇报，顺便给他们上堂课。

李娅到实验室的时候，只有几个师弟来了。导师没有来，副导师也没来，师兄也没有。我好像没跟你们说过吧，李娅是那个全国著名的一级实验室里惟一的女生，成绩优秀，是导师带了四年的宝贝。从硕士就带的。现在李娅看到他们都没来很生气。坐在电脑前开始玩游戏。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吧。导师来了，副导师也来了，师兄也来了。

副导师说了几句新年过得好吧，然后就说开始吧，小娅你先说吧。

李娅拿着厚厚的材料开始汇报。这时候她的肚子有点痛。头上出了汗。终于讲完了。导师说很好，说得很完整。做学问就得这样。你们要有责任感。别出去给 T 大丢人。后来导师讲起了国外的科研。老头已经七十岁了。说话慢，但不时地说些

笑话。以前李娅喜欢听她导师讲笑话。他的包袱抖得出其不意，能让人真正地开怀大笑。可现在李娅就盼着赶快把这堂倒霉的课上完。

导师说完了副导师开始说。副导师的思维很敏捷，话说得挺快。眼看要结束的时候，李娅的师兄问了一个问题。说实话这问题问得很好，要是搁往常李娅会很愉快地加入这次有意义的谈话。可是现在李娅身上很痛，情绪也差。对了，她晚上还要跟一个人见面。当然是见一个男人，白领青年，早就约好的一次见面。想起这个李娅更难受了。她需要睡会儿，然后把自己打扮得美艳光鲜。

导师说时间不早啦，今天是周末，你们没别的事情我们就聊一会儿，要是有什么事情就散。

没事，我们都想听您谈谈，没有什么比科研更重要。师兄说。

这时候李娅突然就从椅子上站起来，把刚才发言的材料一下子扔到师兄脸上。“马屁精！”之后李娅一拍桌子，扭头就走。李娅对我描述的时候笑着说师兄的脸当时就绿了。整个实验室的人都傻那儿了。后业李娅冲到了卫生间。李娅说她当时想到了耳光两个字，但她不会真打。那样做有点太三八了吧。

他们背后肯定会骂我是第三种人。李娅后来对我说。过了二十多分钟，有师弟敲门。李娅再一次走进屋的时候导师看了她一眼，朝她招招手，要她坐在他身边。李娅说对不起。导师摆摆手，我知道你们各个压力大。可肩上的担子也重。

你跟抽了风似的啊。回去的路上师兄对默默走在他身边的李娅说。

我今天不舒服。